

“草根女的奋斗史，让你笑翻的吐槽神作”

悍女 俏作女



女生毕业，找个好工作 or 嫁个好男人？
答案是：两个都要！

李端华 著

无背景无靠山无美貌的女生处处碰壁，
工作没了，爱情跑了……

打不死的曾小白变成**悍女**，绝地反击逆转命运！收获事业和幸福爱情！

无厘头式的对白，不按常理出牌的**女“猪脚”**，让你**忍俊不禁**！

闺蜜、爱情、事业，一个都不能少！

广西人民出版社

李端华 著



HAN SHI QIAO ZUO NU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悍世俏作女 / 李瑞华著. —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13. 3

ISBN 978-7-219-08128-0

I. ①悍…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 242262 号

监 制 白竹林
策划编辑 梁凤华
责任编辑 田 坤
责任校对 唐柳娜
印前制作 麦林书装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邮 编 530028
网 址 <http://www.gxpph.cn>
印 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10mm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3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3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9-08128-0/I·1602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曾小白刚毕业那会儿，她妈托关系好不容易替她找了一份工作，她愣是没瞧上。蓝领？开玩笑，十年寒窗，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这就给打发了？没想到三年下来，她从雄心勃勃的广告公司老板干到摆地摊，被城管撵着乱窜。那份惨状，顾思语再见到她时眼泪哗啦啦的，她的心也跟着七零八落，不是滋味。她暗暗发誓，这辈子不混出个人模狗样来，她就从国贸大厦一百零八层上跳下去。

大学毕业后，曾小白打了二十八份工，刚开始她和顾思语合开了一家广告公司，不到一年时间就因为亏损严重坚持不下去了。当时顾思语抱着她痛哭流涕地哀求，顾思语是有“家室”的人，她不想失去她的男朋友，想跟曾小白分开。公司变卖之后还亏欠十多万元，那会儿曾小白整个人都疯了，人颓废得两眼深陷，目光呆滞，猛打开门，站在门口手拿鲜花前来求爱的高就嗷的一嗓子，差一点儿没背过气去。那男人后来再也不敢拿着鲜花来门口守候了。想想那些个男人都是见惯美目红唇，哪里能承受曾小白那副颓废样儿。男人可以像猪狗一样活着，女人半个手指头都不行，什么世道，没天理了！不过想想那高就，愣是活生生在门口站了四个月，风吹日晒的。按理说这么有毅力的男人，这么一小挫折就把他给吓退了，太不合乎逻辑。高就要再坚持哪怕一个小时，估计她就以身相许了。天地良心，她真是这么想的。

我出现得不是时候，竟然引起曾小白的愤怒，上来就用脚踢我，问我猫哪儿去了。这女人突然变得狠毒了，踢的位置也不对，我惊叫：“你干什么呀，同归于尽总得为点儿什么吧？”

“我都这样了，你好歹也露个面儿安慰安慰我，亏你还是我闺密呢。”曾小白杏眼里起了一层水花。

“闺密”是曾小白说的，我可从来都没有承认过。我立刻一副低眉顺眼的神态瞅着她，我也不好过。我没有曾小白的远大志向，出了校门之后立刻去了一家出版公司当了一名光荣的编辑，两年多时间经我手总共出了二十几本书，没有一本是赚钱的。世道真的是变了，总编大人气得咬牙切齿，恨不得拿刀拍我。我再也没有勇气回那间办公室面对总编大人那双疑惑的眼神了。

曾小白气势汹汹地说：“你被哪个狐狸精给迷住了？”

我差点儿没跳起来，天地良心，就我这样的，谁能瞧得上呀！

三十六计走为上，懒得跟她啰唆，估计她是要把她所遭受的一切不公正的怨气都撒在我身上，我冤不冤呀。男人就算是死也没必要葬身在女人的口水里，况且这个女人跟自己没有一点儿关系。我决定逃了。

我近视，离开眼镜寸步难行。我也因此没少吃这帮女人的亏，大学那会儿，以曾小白为首的几个女生老是把我的眼镜收起来，害我不得不跑到女生102寝室去蹲点，一蹲就是半夜。曾小白和米若蕾让我给她们每人写一首诗赞美赞美她们，门都没有，宁死不屈。我觉得曾小白落得今天的下场是因为那会儿缺德事儿干得太多，老天在惩罚她呢。曾小白在学校那会儿自封校花，都说她是貌若天仙，我从来没承认过。

我觉得真正大方得体堪称美女的应该是顾思语，不说是方圆百里，但至少是我所熟知的女人中最漂亮的。那会儿追她的男人也多，



张三李四王二赵一——时间长了记不起来。曾小白自从生意失败后一直邋邋着一张脸，也不收拾一下，以至熟悉她的人都忘了她以前的模样。反正我没追求过她，现实条件摆在那儿，这些都市女妖气太重，我妈说了将来托人到乡下给找一个。

那会儿曾小白也跟我暧昧过那么一小阵子。凭什么呀？王小干眼珠子没突出来掉在地上被人一脚踏上去。这是个典故，暂时我还不想说，留着慢慢品味。再高傲的女人也有下贱的时候，曾小白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2



王小干挺下贱的，尤其是在追女人的时候。有人告诉曾小白，王小干移情别恋了。

曾小白猛回身，“谁啊？”却并没拿这当回事，在她心里王小干很不入流。

“你啊，都托好媒人了，明天就拿彩礼上你家去。”

“别开玩笑，他追人家都追到香港去了，一个大男人哭着闹着要跟人家成亲。这才跟人家好上几天呀。”

“你爱信不信。”

第二天孙经荣一副老眼昏花的样儿，坐在曾小白对立面，近视的两只眼睛深深凝视着曾小白。两分钟之后，曾小白实在是受不了孙经荣那两只水葱似的眼睛，怒道：“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孙经荣摸了一下光秃秃的脑门说：“王主任托我给他当介绍人。”说完，很郑重地从衣服兜里抠出一封信来，双手捧到曾小白面前。

曾小白接过信，当场拆开，嘴里一边说：“这什么意思啊？”扫了几眼，大概判断出是封情书，是王小干写给她的。落款是2006年10月18日，距今已经五年了。曾小白扑哧一声笑了，说：“啥意思啊？”

“那上面全都写着呢。”

“你看过？”

“没没没。”

“王小干咋了，神经了吧。他是不是玩腻了钱聪敏？你回去转告他，让他死了这份心，我对他没兴趣。”

曾小白起身离开时差一点没把王会计的办公桌给带倒。王会计在后面直嘀咕：“从来没见过这么鲁莽的女人。”赶紧伸出手扶住桌上水杯。

曾小白往前走，冷不丁听见后面有鬼鬼祟祟的脚步声传来，回头发现孙经荣还跟在后面，猛刹住两脚，喝问：“你想干什么？”

孙经荣理了理半花不花的胡须，颤巍巍地说：“我是奉了王主任的旨意来向你……”

曾小白火往上冒，这么些年的修炼这一刻全报废了，每到关键时刻她都罩不住她这玉女形象，吼道：“王小干叫你杀人你也干？”

“你好歹给我一个准信儿。”

“想娶我，下辈子重新投胎做人吧。”

孙经荣彻底傻眼了。

我也十分不明白，孙经荣为啥低三下四到那种地步，就那么一副自甘堕落无怨无悔的样子，就好像被王小干附了体，是他在追求曾小白一样。就算是欠王小干的钱也没必要下贱到如此地步，有辱斯文。不得不让人感叹人在走下坡路时处处都受人挤对。当初孙经荣在乡镇



里当一把手，主管经济和人事，王小干那会儿也是靠着这棵大树爬上来的。后来不知怎么搞的，孙经荣贪污受贿的事情被人匿名举报了上去。为此孙经荣蹲了五年大狱，出来已经是物是人非了。后来他在故交的指点下去承包了一个鱼塘，养起了鱼虾，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在走投无路的情形下他找到了王小干，希望从王小干那里能讨一个活路。

孙经荣还挺执着，一次不成，又来第二次。孙经荣有的是时间，他打算跟曾小白耗。曾小白可耗不起，那摆摊的前面空地儿本来就不多，再让孙经荣占去一块地儿，走路都困难，还没等人去翻她铺上的货呢，后面的人就开始催促了。曾小白有气无力地说：“孙经荣，你好歹也当过国家干部，有点儿觉悟好不好？”

“王主任给我下了死命令，你要是不去见他，我就没好日子过。”

孙经荣说这话竟然还理直气壮的。曾小白的火又被勾起来了，要不碍着眼前这点儿生意，就冲刚才孙经荣那劲儿她非冲上去扇他一耳光不可。刚有个来打听价钱的，很快就被后面的人给挤出去。曾小白气得牙痒痒。说实话，曾小白把自己锻打得刀枪不入的样子让我很失望，一个女孩最美好的光芒在她身上已经完全看不到了。

曾小白最终还是没能顶得住孙经荣的死扛，这一天下来生意比前一天减少了一半。她说：“你回去告诉王小干，我同意和他见面。”

见面这天，曾小白走得急，心里带着怒气呢。王小干摆好阵势等着曾小白来呢，曾小白人还没坐下，冷不丁从屁股后面抽出一把利刃来。我估计王小干当时要不是逃得快，屁股上准会挨上一刀。

曾小白最瞧不起这种狗仗人势的男人了，扬言再让她瞧见非废了他不可。我蓦然发现这辈子被曾小白瞧不起的东西太多了。她那最后一句送给王小干的话彻底地把她的玉女形象给颠覆了。



想要锻造一个玉女形象也许要花上十年，但要断送只需一朝。曾小白虽然毁了自己的形象，但她还算是个敢作敢为的女人，说一不二。这也是我欣赏她的地方。曾小白一边嗑瓜子，一边漫不经心地问：“楚文学，你敢娶我吗？”

我正在喝豆浆，被呛到了，不停地咳嗽。

曾小白白了我一眼，“你是个稀罕物，我下不了手。”

我觉得曾小白也不像这种人，我倒不是瞧不上她，而是她的想到什么说什么吓着我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刚才好像她还在冲着王小干耍刀子呢。其实我一直是配角，没想蹚她这趟浑水。我父母说过的话还温着呢，我是要到乡下娶妻的，我特向往女孩坐着花轿盖着红绸的模样，我穿着大红花唐装，哪怕弄头驴骑一骑。我可不想跟他们那帮人似的，以为摆地摊能闹革命闯天下呢，太幼稚了吧。

“这世道有多乱啊，事业、爱情、婚姻、生存，咱就是一只被丢进大海里的兔子，眼前一片蔚蓝色。”

曾小白认真的样子让我忍不住想笑。

“你笑什么呀？你真的就打算这么浑浑噩噩下去？”

我还笑。曾小白忍无可忍，“楚文学，你还是人吗？！”

我被曾小白突然发怒的样子给镇住了，我这一招不太好使。

“你妈给你乡下找的对象有着落了没？”

“关你什么事？”我也很不高兴，算是对曾小白发怒的还击。



曾小白突然一脸媚笑，“楚文学咱们合伙做生意吧，听米若蕾说最近药材生意不错，她表叔不到一年时间净赚两百多万元。”

我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曾小白突然抄起手里的瓜子狠狠朝我脸上砸来，然后头也不回地向前走去。曾小白走起路来特性感，其实她到底是个女人，性感的小蛮腰还是很有女人味的。不管怎么样，这辈子我是没打算要娶曾小白这样的女人的，以前是她太招眼了，我根本没机会，现在虽然有机会，但我觉得我在乡下的女孩一定比她漂亮，那迷人的古典气质，是曾小白无法相比的。

曾小白自打那次拿刀吓跑了王小干后一连几天没去摆摊了，也没再打电话来骚扰我。我感到很奇怪，她这人安静不到三分钟，整日如同被鬼附身一般。我打电话过去，没人接。我去找她。曾小白见我，抬起一双泪眼看着我。我懵了，惊问：“曾小白，你没事儿吧？”

我待了好一会儿，曾小白就是不肯说话。说实话，在一个城市里这么些年，我还是第一次见着她这样，她不会有什么想不开的想拿根绳勒死自己吧？我半开玩笑地说：“你可是时代的闯王，革命的精英啊，就这么趴下了？”

曾小白终于开口：“楚文学，你愿意娶我吗？”

曾小白读书那会儿一直是学校里的风云人物，振臂一呼要拯救世界。她不会一下子把要求降得这么低吧？我说：“曾小白，你是一个有姿色的女人，你凭啥要那么糟践自己，还有没有天理呀？”

我话音未落，曾小白竟一下朝我冲上来，眼神迷离。我正靠在沙发上，还没反应过来。我绝不会相信她这是来真的，我相信她是空虚到极点所致。

我觉得这女人一定是疯了，心却忍不住怦怦直跳，说：“曾小白，你……你想干吗？”心里却在想：难道我这辈子要栽在这女人手里了？

我那可怜的乡下妹子等不到我了。

曾小白突然挪开身子，笑得浑身直颤，说：“行了，你回去吧。”

我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傻愣愣地看着曾小白，“曾小白，你没事儿吧？”

“你不会真想入非非吧？”曾小白见我不吭声，又笑起来。这一次我觉得她的笑特假，“逗你玩呢。”她说。

“曾小白，你还是小女孩呢。”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种安慰。

“切，姐是啥姐知道，不需要你安慰我。”

我违心地想证明我前面说的是真心话，加重语气道：“我说真的，你跟那些成熟女人不一样，还早呢。”

“虚伪。”曾小白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大概觉得我一直在说假话，一副要将我扫地出门的态度。我不用她开口，早已领会到她的意思，匆匆转身离去。我怕走晚了，落得如王小干那般下场。

4



周大仙转行做了心理咨询师，他挂出的牌子在显著的位置上注着爱情专家。我感觉他更像是江湖骗子。曾小白曾经对我说周大仙的那张心理咨询师的资格证是托了关系花钱买的。周大仙除了可以化解那些受心理疾病煎熬的年轻人的心理问题，还会看风水，平日里留着几撇胡须，穿一双大撒布鞋，那派头还真有点儿大师的味道。

当初周大仙还做过律师，但那一年走背字，连输了几场官司，他



开始搬家了。隐居两年后，突然转行做起心理咨询。周大仙是一个很有商业头脑的人，显然现在年轻人的心理变得极其脆弱，各种心理问题不断滋生发展。心理咨询在中国还算是比较新兴的行业，周大仙认准了这一行的巨大潜力。曾小白当老板失败后走投无路时给周大仙当过一阵子助理。周大仙那时刚离完婚，正内耗得厉害，自然不会放过曾小白，在周大仙眼里，曾小白那脆嫩劲儿，咬一口能流出水来。曾经，曾小白怀抱远大人理想与抱负，但与现实相比，心情无比惆怅。曾小白咬着牙，恨不得在脑门和脖子以下的部位粘上铁皮通上电流。她在面对周大仙时，脑细胞特别活跃，各种奇特的想象特别丰富，尽是一些打打杀杀和怎样致使周大仙丧命或残废的血腥场景，一幕幕的妙招，不断伸出手指头装模作样地掐算着。

“别紧张嘛，坐会儿。”周大仙说，然后不怀好意地凑上来和曾小白坐在一起，“哦，小白，在公司里还习惯吗？哈哈。来我公司有段时间了，我们是不是找个机会坐下来好好聊聊，谈谈人生，谈谈理想，把你心里的想法跟我说一说？”

曾小白用脚指头想也能猜出那人想干什么。这拔了毛的凤凰不如鸡，曾小白走背字，没办法，看在周大仙开给她还算丰厚的薪水上咬牙切齿地忍着。谁知道周大仙见曾小白没有反抗，更加肆无忌惮起来。曾小白最后还是在周大仙那里干不下去，撤了。往事不堪回首，如今周大仙公司开得是风生水起，收了不少人，他也已经是响当当的民营企业了。

曾小白在周大仙的诊室外足足等了一个钟头才轮到自己。新来的助理稚气未脱，笑起来眼睛像月牙一样弯成一条细缝。曾小白在助理的带领下走进周大仙的诊室。周大仙低着头在桌面上欣赏着什么，根本没抬头看一眼曾小白。曾小白咬牙切齿，心想：十年磨一剑呢，总

有一天她会挥剑劈向对面的这头猪。片刻之后，周大仙傲慢地抬起头来扫了面对面坐着的曾小白一眼。曾小白不由自主地挪动了一下双腿。周大仙突然笑起来，“这不是小白吗？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周老板真是贵人多忘事啊，这才几天工夫呀，就不认识人了。”曾小白的心里却在滴血，这会儿要不是实在是走投无路，她才不来这种鬼地方呢。她自己都觉得纳闷，当初她可是对天发过毒誓的，绝不再进周大仙的公司，绝不再与周大仙这种人来往。

周大仙站起身绕过桌子朝曾小白走过来。曾小白立刻也站起身，本能地扯了扯衣领。周大仙哈哈大笑，道：“小白，晚上有个酒会，你有时间吗？”却闭口不问曾小白来找他的原因。曾小白转了两圈眼珠子也没想明白周大仙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周大仙一眼看出曾小白的顾虑来，道：“业务部缺一名副主任，我看你挺合适的。”

曾小白在周大仙办公室内坐了十分钟，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她走出来时，幼稚的小助理走上前来一副眉开眼笑的样子，曾小白白了她一眼，心里一阵锤子擂似的，不由得又是一阵人生感慨。我等在外面，只见她莫名其妙地说：“得革命，不能坐吃山空，坐吃等死。”我不得要领，吃惊地看着她。

似乎曾小白的话音未落就去周大仙的公司报到去了。我对曾小白的决定大惑不解，她究竟在玩什么障眼法？我说：“曾小白，你这是要玩出人命来的。”曾小白好像根本没听见似的，一脚踏进去，铁门咣的一声关住她模糊的背影。我开始胡思乱想，我甚至感觉这铁门隔着阴阳两世，我不甘心，扒在铁窗上拼命伸出一只手喊：“你别刚离狼窝又入虎口啊，就算是死也要死得清清白白干干净净，何必要遭人暗算受尽凌辱？你真想死，我陪你一起去，你等等我！”我眼前仿佛浮现出曾小白手脚戴上镣铐从我面前走过，赶赴黄泉的样子。

我醒了，斜靠在沙发上，嘴边湿漉漉一片。



曾小白像一棵树立在我面前道：“楚文学，你这口水流得气吞山河呀！”

我诧异地看着一脸威武的曾小白，到任何时候她在面对我时都像端坐堂上的七品芝麻官。我惊问：“曾小白，你没去周大仙的公司？”

曾小白突然咯咯笑起来，“早就下班了。”

她竟然还笑得出来，我真替她感到悲哀，“你是不是看上周大仙了？”

曾小白还真就来气了，用脚一边踢我一边说：“楚文学，你这秦朝来的叛徒，咋没让车轧死？”

曾小白的嘴够毒的，我一直都搞不懂我凭什么就成秦朝的叛徒了。我怕她的话真应验了，我真让车给报废了。我说不过她，灰溜溜地逃了。

5



米若蕾曾经对我说过，她说曾小白喜欢我。怎么可能？曾小白也一副对天发毒誓的样儿说：“绝无可能。”一副谁也不服谁的神态。米若蕾说真没见过我和曾小白这样的，见面就掐。

我是被冤枉的，我可不想跟曾小白掐，太弱智了。每回都是她找的我。

米若蕾说：“总有一天你们会为那句话付出代价的。”

什么话，我早忘了。我说：“呸。”

曾小白也说：“呸。”

怨恨归怨恨，我没必要得罪曾小白，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我还是想坐下来好好劝劝她，尽早改邪归正。

我是这么来开解曾小白的，我说：“曾小白，男多女少，你就可怜可怜天下苍生吧，别再作践这么好一个女儿身了。天底下的女人个个要都像你，非得集体守寡不可。”我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希望她能早日回头。

“破天荒头一回，你也知道怜香惜玉了？”曾小白白了我一眼，没拿我的痛心疾首当回事儿。

我也急了，一出口就道：“呸，你还配是香和玉吗？”

曾小白有点儿懵，怔怔地看着我。可能是我的话过重，伤着她了吧。说一个还未成家立业的大姑娘跟“香”和“玉”无关，确实挺伤人的。

“没事了。没事了。”我想安慰一下曾小白。

“什么没事了！”曾小白两眼雾中带火。

“曾小白，你没事儿吧？”我有点儿懵。

大概是刚才过于气愤，说话有点儿急，被眼泪呛着了。这会儿曾小白不吭声了。

我审时度势道：“周大仙给你吃了什么迷魂药，看着吧，有你哭的时候。”

曾小白没反驳我，毕竟这事儿还悬着呢，她也是走投无路。好一会儿之后，她突然一副无比深沉的神情对我说：“我妈正逼婚呢。”

“哦，是吗？”我突然想乐，就为这些，她那张小脸都快憋青了。我有些幸灾乐祸地看着她。其实这事我已经听米若蕾说过了，我想气气她。



曾小白睥睨了我一眼，“是不是我越落难你越开心啊，有你这样的吗？我妈就为占个有利地形，甘愿把我给卖了，连她的亲生闺女也敢利用，什么世道啊！”她的气焰见风就涨。

“你妈又把你卖给谁了？”

曾小白突然一脸严肃地看着我，“楚文学，你还算是个男人不？”

我怯懦地看着曾小白，知道她肯定有什么事情要求助于我，而且这件事一定是非同小可的。不等曾小白进一步张口，我抢着说：“你别那么看着我，这种事，我帮不了你。”

“我如今是内忧外患，被逼上绝路了。”

“你不会看上我了吧！千万别……”

曾小白变换着脸上的表情，最后用悲伤定格，“你想哪儿去了。”

虚惊一场。曾小白这辈子最欣赏和最喜欢的男人是某某国有企业的总裁，这是米若蕾亲口告诉我的。为此，她大学没毕业就想出各种花招，走后门托关系要进那家国企上班。在历经千难万阻之后，她终于如愿以偿，到了那家企业实习。可一年的实习，除了在开员工大会上见过那位德高望重的总裁大人，再也没有机会见到。她这梦做得太大了，也不现实，似乎从这一刻开始就注定了她这一生要走一条伟大而不平凡的道路。

曾小白能掐会算的，但她能掐出她妈的这一劫吗？她妈——嘿嘿，我觉得这种人就得有一个克星惩治一下她。也许是我低估了曾小白，我再见到她时，她正捧着一本《孙子兵法》窝在沙发里读着。曾小白说多学点儿兵法防身。我忍不住笑，她道：“楚文学，别把嘴笑歪了。”

我说：“曾小白，你先把周大仙研究了，想着怎么成为他的漏网之鱼吧。”

曾小白盯着我看，突发奇想道：“楚文学，做我闺密吧。”

她真能想，我一个纯爷们儿做她什么闺密，有辱我的人格。她真正的闺密是顾思语。顾思语是有男朋友的人，没有时间来陪曾小白了。曾小白打起我的主意来。呸，绝无可能！

6



我绝不会上曾小白的道儿，所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大不了我跑。为了躲避围追堵截，我还不至于要隐姓埋名。说实话，我每回做梦都看见曾小白在我身后张牙舞爪，一副要吃人的凶残样儿。曾小白曾经不顾我的反对给我做出评价，说我这人一旦掌握天下，必定凶残无比，杀人吃肉喝血。我反驳她从哪一点看出我凶残的面目来。她这纯粹是借我来炒作自己，达到她不可告人的目的。曾小白爱人不成，后来竟然看上了他们系的助教小王，她不知从哪一点看出来王助教将来必定能一统天下，坐享三山五岳。从那会儿她就开始迷上了王助教，跟着了魔似的。她真拿自己当白骨精了，人家小王还没反应过来，她爪儿就伸了过去。人家小王是有妻室的人，也算正派，愣是没上她的道儿。曾小白当时也是没搞清楚状况，流血流汗，追到别人家里时傻了眼。

那会儿为了追求王助教，曾小白没少花心思，当然钱也花了不少，她曾经一度连吃饭都成问题。那年头债主是大爷，要账的是孙子。曾小白大言不惭，说她老妈开了几家连锁店，这点儿钱不算什么，只是一时手头紧，借俩钱周转一下，立刻就还。信她，太瞎了

